

关于馬克思的“資本論”

郭 大 力

中 共 中 央 高 級 党 校



关于馬克思的“資本論”

（記錄稿。供校內參考）

郭 大 力

中 共 中 央 高 級 黨 校

关于馬克思的“資本論”(記錄稿)

郭 大 力 講
教 務 處 速 記 組 記 錄
中 共 中 央 高 級 黨 校 出 版
(本校教材，請勿翻印)

1957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數：60,000冊

写在这个记录稿前面的几句话

这是一个记录稿。它在付印前，经过教研室几位同志整理。它的目的，在于帮助本校的同志阅读一部伟大著作，马克思的“资本论”。我在讲的时候，曾经有两方面的企图：一方面为“资本论”中包含的重要理论，描出一个大概的轮廓；另一方面是对于其中比较难读的一些章节，进行简略的解释。记录稿没有包含第三卷的第四篇、第五篇和第七篇，因为当时没有讲这几部分。稿中标记的页数，都是1953年出版的“资本论”译本的页数。从“资本论”中引用的原语，有些和1953年版不一致的地方，因为这个译本需要修改，并在修改中。我自己对于“资本论”的理解还很肤浅，所以，读者发现其中的错误，请告诉我，以便改正。

郭大力

1956年12月

目 錄

一	关于“資本論”第一卷的几篇序言和跋文·····	1—16
	(一) “資本論”的結構·····	2
	(二) “資本論”研究的对象和目的·····	6
	(三) “資本論”的研究方法·····	8
	(四) “資本論”在政治經濟学上完成的偉大革命·····	14
二	关于“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篇·····	17—72
	(一) 关于第一章第一、二、四节·····	17
	(二) 关于第一章第三节和第二章·····	34
	(三) 关于第三章·····	53
三	关于“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篇至第六篇·····	73—108
四	关于“資本論”第一卷第七篇·····	109—131
五	关于“資本論”第二卷第一篇和第二篇·····	132—172
六	关于“資本論”第二卷第三篇·····	173—189
七	关于“資本論”第三卷第一篇至第三篇·····	190—217
八	关于“資本論”第三卷第六篇·····	218—231

一 关于“資本論”第一卷的 几篇序言和跋文

讀“資本論”的人，应当仔細讀一下第一卷的几篇序言和跋文。这几篇序言和跋文，有馬克思自己写的，也有恩格斯写的。第一篇初版序，是馬克思在1867年写的。第二篇是第二版跋，是馬克思对“資本論”第一卷作了某些修改后再版时写的，时间是1873年。我們知道，馬克思为了使“資本論”第一卷更加完善，在再版时曾經做了某些修改，花費了很多劳动。这些修改，并不是屬於基本原理的方面，而只是增加了一些历史材料和統計材料，同时使文字更加精練，全書的結構更加严密。

第三篇是法文譯本的序和跋。这是馬克思在1872年写的。由于这个法文譯本經過馬克思自己修改，所以直到現在大家还是非常珍視这个本子。“資本論”第一卷在馬克思去世以后由恩格斯編輯出版的第三版，就有很多材料是从法文譯本采用的。

資本論第一卷的第三版，是在馬克思去世的那一年，即1883年，由恩格斯編輯出版的。恩格斯在編第三版的时候是非常認真的，所有更改的地方都有充分的根据，凡是他不敢确定的地方，一点也沒有更动。第四篇序言就是恩格斯为第三版的出版而写的。

~~这个序言~~是英譯本第一卷的編者序。这个英譯本經過恩格斯仔細的修改，所以是完全可以信賴的。恩格斯写这个序言，是在1886年。

1890年，恩格斯又編輯出版了第四版。第六篇序言，即編者第

四版序，也是恩格斯写的。直到现在，“資本論”第一卷还是采取恩格斯所編的第四版的形式。

从这些序言和跋文，我們可以看到，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如何忠实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業，如何忠实于科学的事業。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始終如一地为这崇高的事業而努力。

現在要來談一談这几篇序言所講到的几个主要問題：

- (一) “資本論”的結構；
- (二) “資本論”研究的对象和目的；
- (三) “資本論”的研究方法；
- (四) “資本論”在政治經濟学上完成的偉大革命。

(一) “資本論”的結構

我們知道，馬克思研究政治經濟学是很早的。1847年出版了“哲学的貧困”；1859年，出版了“政治經濟学批判”。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初版序中，一开始就說：“現在刊行第一卷的这个著作，是我1859年發表的‘政治經濟学批判’的續編。”同时，我們可以看到，“資本論”的副标题是“政治經濟学批判”。

但是，“政治經濟学批判”一書所討論的，只是一部分問題，因为它是一个大著作計劃的一部分。这本书可以說本来就是作为“資本論”的一部分而写的。后来馬克思写“資本論”的时候，实际也把“政治經濟学批判”一書的内容大部分包括进去了(第一篇)。但也有一些問題沒有包括进去。馬克思在初版序中曾經提到了这一点。

我們知道，“資本論”第一卷的書名叫“資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的書名叫“資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卷的書名叫“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

第一卷和第二卷的書名，即“資本的生产过程”和“資本的流

通过程”，意思是很明白的。但是第三卷的書名，“資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含义却不那样明显。因此，需要根据馬克思自己的說明来解釋一下。讓我們先从“資本論”全書的結構講起。

馬克思在“資本論”初版序言的末尾曾說：“本書第二卷將討論資本的流通过程（第二冊）和总过程的各种形态（第三冊）；第三卷即終卷（第四冊）將討論學說史。”（第6頁）必須指出，現在的“資本論”第三卷，只是馬克思所說的第二卷第三冊。恩格斯在編好“資本論”第三卷以后第二年就逝世了。恩格斯逝世以后，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学批判”遺稿中关于經濟學說史部分的草稿，交由考茨基編輯出版。恩格斯在“資本論”第三卷的序言中曾經說過，剩下的材料要編成第四卷，叫“剩余价值學說”。考茨基沒有把它編成“資本論”的第四卷，而成了一本以“剩余价值學說”为名（中譯本譯為“剩余价值學說史”）的单独著作，也包括三大卷。由于考茨基編的这个本子有很多缺点，苏联的一些同志正在依据馬克思的原稿重新編輯，并且已經出版了第一卷，書名还是一样。所以，总的來說，這本書的結構是：第一卷討論資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討論資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卷討論資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第四卷討論剩余价值學說的历史。

那末，怎样理解第三卷所討論的“資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呢？为了說明白这个問題，必須从“資本論”第一卷的內容談起。

“資本論”第一卷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第一篇——商品与貨幣。在这一篇里，馬克思分析了商品与貨幣的性質，并指出了一些与商品和貨幣有关的規律。馬克思在这本書里为什么首先从分析商品与貨幣的性質开始呢？这是以后要講的問題。在这里只提出一点。大家知道，馬克思的“資本論”是要分析資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这就不能不从商品和貨幣的分析开始，因为商品

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出发点和一般特征，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在简单商品生产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同时，资本总是采取商品和货币的形式。第二部分是从第二篇起到第六篇。这一部分的内容是分析资本怎样生产剩余价值的，也就是研究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第三部分，即第七篇，研究资本的积累过程。马克思曾这样说过，第二篇至第六篇是研究资本怎样生产剩余价值，第七篇则是研究资本怎样从剩余价值生产出来。

第一卷所分析的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实际上也包含了资本的流通过程。因为资本家不只是生产商品，并且要销售商品，同时，资本家还要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这就必然地包含着流通过程。但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只是假定有流通过程，而没有专门去分析它。

在“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已经详尽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两个基本阶级的对立，一个是资产阶级，一个是无产阶级；一个是直接剥削劳动者的资本家阶级，一个是被剥削的劳动者阶级。但是，资本家在占有剩余价值之后，是否把剩余价值分一部分给别人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里没有分析这个问题。在第一卷里分析这个问题也是不妥当的。那样的话，就把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并列起来了。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而各个有产阶级集团分配剩余价值的矛盾是次要的矛盾。

关于资本怎样流通，即资本的流通过程，马克思是在“资本论”第二卷里讨论的。“资本论”第二卷，研究了资本流通的形式和它的条件。“资本论”第二卷分为三篇。第一篇和第二篇研究个别资本流通的形式和条件，第三篇则研究社会总资本流通的形式和条件。

現在，回頭說我們前面的問題：為什麼說“資本論”第三卷是研究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呢？有人說，這是因為第三卷討論的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總面貌。這樣的說法是值得斟酌的。因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總面貌，它的性質和它的發展，是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討論的對象。有人說，這裡所說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就是指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和資本主義流過程的統一。這種說法也是值得斟酌的。其實，這個問題是第二卷所討論的內容。

那末，“資本論”第三卷討論的內容究竟是什麼呢？前面講過，馬克思在初版序的末尾，曾經指出第三卷要研究資本主義生產“總過程的各種形態”（第6頁）。馬克思在第三卷第一章的開頭處，又這樣寫道：“在這個第三卷，我們所要做的，不能是對於這個統一的廣泛考察了。我們寧可說要在這一卷發現並且說明，資本的運動過程當作一個整體來看所生的各種具體形態。”這就是說：

“資本論”第三卷不是廣泛地研究資本，而是研究資本的各種具體形態，如商業資本、借貸資本等等。關於剩餘價值，“資本論”第三卷，也不是廣泛地研究剩餘價值，而是研究剩餘價值所採取的各種具體形態，如利潤、商業利潤，利息和地租等等。因此，“資本論”第三卷主要的論題，是剩餘價值如何在剝削階級內部分配的問題。

當然，不能說只有“資本論”第三卷才是研究分配關係的。因為資本主義社會分配關係的最重要的一面，基本的一面，即社會產品如何在工人階級和剝削階級間進行分配的問題，已經在第一卷里論述過了。

關於剩餘價值學說史作為資本論第四卷所討論的內容，我們就不講了，因為從它的書名看已經很清楚，並且它是一個專門的問題。

(二) “資本論”研究的对象和目的

关于“資本論”研究的对象，馬克思在“資本論”初版序中說：“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第3頁）关于它的研究的目的，馬克思又說：“本書的最終目的，是揭露近代社会的經濟的運動法則。”（第4頁）

現在我們就对这两句話加以解釋。

首先解釋前面的一句話，即“資本論”研究的是資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就這句話的形式来看，可能产生一些問題。但是我們應該这样理解這句話：“資本論”研究的是資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包括它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样来理解，問題就会減少很多。

應該提出一点，即馬克思在这里只提到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而沒有說到分配关系。这是不是說馬克思沒有把分配关系包括在研究对象以內呢？当然不是。我們已經說過，“資本論”第一卷研究了社会产品如何在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中間进行分配的問題，說明了資本家如何剝削工人，說明了在資本主义社会里，随着資本的积累，工人階級愈来愈貧困。同时，“資本論”第三卷又專門研究了剩余价值怎样在剝削階級內部进行分配的問題。显然，馬克思並沒有忽略分配关系。但是，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說：“分配关系不过表示生产关系的一面而已。”（第1157頁）又說：“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規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現。”（第1156頁）所以，为什么馬克思在这里不提到分配关系，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現在我們再解釋第二句話：“本書的最終目的，是揭露近代社会

的經濟的運動法則。”

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資本論”研究的目的，是要揭露近代社會即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運動法則，也就是說要揭露資本主義“社會有機體的發生、生存、發展、滅亡，以及它由別一個更高級的社會有機體來代替”（第16頁）的規律。

所以，可以說“資本論”研究的對象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及與其相應的生產關係，包括着分配關係和交換關係。它的目的就是要發現資本主義社會發生、發展和死亡的規律。在讀“資本論”的時候，我們決不能忘記這兩句話，否則就會丟掉“資本論”中最主要的東西，而僅僅抓住一些枝節問題。

在這裡有一個問題：能不能說“資本論”研究的範圍，只是以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為限呢？當然不能夠這樣說。馬克思所要研究的既然是資本主義的發生、發展、死亡和它由別一個高級社會形態代替的規律，因此，他就需要在聯系中研究一下其他的社會形態。既要研究資本主義社會是從哪個社會形態發展而來的，也要研究那種代替它的高級的社會形態，即社會主義的社會形態。

馬克思不是把資本主義社會當作一個固定不變的社會來理解，而是把它看作有其起源、發展及最後必然死亡的社會形態來理解的。因此，“資本論”的研究就不能僅僅以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為限，同時也要研究其他的社會形態。例如，“資本論”第一卷講到商品拜物教性質的時候，馬克思就從魯賓遜的故事講起，接着講到封建社會和家長制的個體農業，然後提到了未來的“自由人的公社”，即社會主義社會。不過，馬克思着重論證的，只是社會主義社會出現的必然性，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參見第962至965頁）。馬克思沒有像烏托邦主義者那樣去想像這個社會的各種細節，而是實事求是地去研究社會發展的規律。由此可見，“資本論”主要是

研究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但是，馬克思是用辯證法的方法來研究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因此，他就不能不研究到其他的社會形態。從這個意義看，“資本論”本身已經具有廣義政治經濟學的性質。

關於政治經濟學的對象，“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導言中說：“政治經濟學是關於人們的社會生產關係即經濟關係的發展的科學。它闡明人類社會各個不同發展階段上支配物質資料的生產和分配的規律。”^①並且，教科書是按照這樣的次序來寫的：首先是原始公社制度，其次是奴隸占有制度、封建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最后是社會主義制度。

“教科書”說，政治經濟學是研究“物質資料的生產和分配的規律”的科學。這個定義，應當和馬克思在“資本論”序言中所說的話作比較研究。它們不是完全一致的，但其中沒有什麼矛盾。因為，從廣義來講，交換就是人們互相交換自己的活動。因此，斯大林指出，交換已經包含在“教科書”的定義中了。剛才我們解釋馬克思的那句話時，也說明了，馬克思是把分配關係作為生產關係的一面放在“資本論”的研究對象里的。

（三）“資本論”的研究方法

“資本論”的研究方法是什麼呢？正確的回答，就是唯物主義的辯證法。（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導論中曾經談到政治經濟學的對象和方法的問題，這本書已經列入參考書之內了。）

這特別可以參看第一卷的第二版跋。馬克思在第二版跋里，曾經提到“彼得堡歐洲通信”一篇專門討論“資本論”方法的論文。作者是考甫曼。馬克思把考甫曼論述“資本論”方法的一段話引証

① “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頁。

在跋文里（第14至16頁）。并且說：“这位作者如此正确地描写了我的现实的研究方法，而在考察这个方法在我手上的应用时，又如此好意地描写了它。”（第16—17頁）这就可見，这一段引語，可以帮助我們去理解馬克思的研究方法。

我在这里特別提到这段話，还因为“資本論”第一卷这几篇序和跋，一般說来都还好讀，只是馬克思这里所引証的考甫曼的那段話需要某些简单的解釋。

考甫曼說：“在馬克思，只有一件事是重要的，那就是發現他从事研究的現象的法則。他認為重要的，不仅是在这各种現象具有一个完成形态，并保持一种可以在一定期間內看到的联系的限度內支配着这各种現象的法則。对于他，更重要的，是現象的变化的法則，發展的法則，由一形态到他一形态，由一种联系次序，到另一种联系次序的推移的法則。”（第14——15頁）

这几句話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說，馬克思所要研究的，不仅是那些在社会具有一定的完成的形态时，例如在資本主义發展一定阶段中起着作用的法則，更重要的是研究社会發展的法則。同“資本論”研究的对象联系起来，拿馬克思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要“揭露近代社会的經濟的运动法則”（第4頁）。馬克思特別要論証的，就是資本主义产生的必然性，以及它由一个高級社会形态即社会主义制度代替的必然性。

考甫曼接着說：“馬克思所殷切关怀的，只是一件事，那就是由严密的科学研究，証明社会关系上一一定的秩序的必然性。”这里所說的必然性，当然就是社会發展的必然性。比如原始共产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資本主义社会、直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發展过程中必然产生的各种社会形态。馬克思所关心的就是要証明这些社会形态按照一定規律产生的必然性。

考甫曼接着說：“馬克思把社会的运动，看为是一个自然史的过程，支配它的法則，不仅和人的意志、意識和意圖是独立的，而宁可說是决定人的意志、意識和意圖的。”

参看一下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学批判”序言中所講的几句话，我們对于这里所說的，就会更容易明白。在那里，馬克思說：“并不是人們的意識决定人們的存在，恰好相反，正是人們的社会存在决定人們的意識。”^①这里說“自然史的过程”就是指那种包含着發展和运动的客觀存在的过程。

考甫曼接下去說：“……意識要素在文化史上既然只起如此次要的作用，那就不說自明，以文化本身为对象的批判，不能以意識的任何一个形态或結果来作基础。这就是說，能作为这种批判的出發点的，不是觀念，只是外部的現象。批判的範圍，不能限于拿事实和觀念来比較对照，而是拿一个事实和別的事实来比較对照。”

考甫曼这里說的，仍然是馬克思研究方法的唯物主义的基礎。必須指出，首先应当研究的，只是客觀存在的事实，而不是这些事实在人們头脑中的反映。但是有些人特別喜欢用事实和自己的空想来附会。例如蒲魯东。馬克思是反对这样做的。

考甫曼接下去說：“有人說，經濟生活的一般法則是永远同一的，适用于現在，适用于过去，都是一样的。但这正是馬克思否定的。依他說，这样的抽象法則是不存在的。”（第16頁）

最后一句，1953年出版的譯本譯为“抽象的法則是不存在的”，这在翻譯上包含着錯誤。應該指出，每个法則（規律）都是从无数經驗中抽出的，所以一定帶有某种程度的抽象性質。不过，法則总是在一定的具体条件下起作用。所以，从这个意义說，法則又不是

^① 馬克思：“政治經濟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頁。

抽象的。这里的这句话，则应当这样理解：永远同一的，适用于现在，也适用于过去的抽象法则是存在的。比如封建社会受它特有的一些法则支配，而资本主义社会又受另外一些法则的支配。

考甫曼接着说：“……按照他（马克思）的意见，正好相反，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特有的法则。……生命通过一定的发展时期，由一阶段向他一阶段推移时，它就开始要由别一些法则去支配。”（第16页）

这是为什么呢？考甫曼在描写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时说，这是因为“经济生活上表现了一种现象，与生物学其他领域内的发展史颇相类似。”有些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把经济法则和物理学法则或化学法则等同起来，因此，就把经济法则的性质误解了。物理学法则或化学法则，都是长久不起变化的，而社会经济的法则则不同，它们大多数并不是长久不变的。社会制度改变了，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改变了，经济法则也就随之而起变化。旧的法则，现在就要让位给新的法则了。

我们这里说社会制度，社会生产关系，考甫曼在他的论文中则说，“诸种社会有机体”，并且说它们互相不同，是和诸种动植物有机体彼此有根本的区别一样。当然，“诸种社会有机体”，如原始共产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好象不同的有机体一样，是彼此有根本区别的。

因此，表面上看好像属于一个范畴的问题，或者说同一个现象，只是因为出现在不同的社会关系内，所以必须受支配于完全不同的法则。这就是说，由于社会生产关系不同，就有不同的法则发生作用。比如马克思讲到人口问题的时候，“就否认人口法则是任何时任何地都是相同的”（第16页）。资本主义社会有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口法则，社会主义社会又有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口法则。这就是说

各个历史發展阶段有各自的人口法則。用考甫曼的話來說，馬克思的結論是：“生产力的發展不同，社会关系与支配社会关系的法則也不同。”（同上）馬克思从这种观点去研究并且說明資本主义的經濟制度时，他所做的，不过是按照唯一正确的研究經濟問題的科學方法，去研究那些现实地摆在他面前的經濟問題而已。

在这段引語中，考甫曼最后指出了这样一种研究的科學价值。他說，它的价值“是在于說明，一定社会有机体的發生、生存、發展、死亡，以及它由別一个更高級的社会有机体来代替的事实，是受着怎样一些特殊的法則支配。”（第19頁）

由此可見，考甫曼这段話，已經相当正确地描写出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应用的方法。他描写了辯証法，也描写出了这个方法的唯物主义的基礎。我們在这里把这段話簡單解釋一下，目的也就是讓同志們可以更容易地了解馬克思的研究方法——唯物主义的辯証法。不过應該补充一点，考甫曼所說的沒有适用于一切时期的經濟規律這句話，是不确切的。應該指出，这种規律并不是沒有的。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經濟問題”一書中所講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質的規律，就是一个适用于一切时期的經濟規律。所以这种規律还是有的，不过为数很少。恩格斯在“反杜林論”里也談到了这一点。

还应当指出，馬克思把社会經濟發展的过程看作是一个自然史的过程，但这并不排斥我們去認識規律、利用規律。这一点，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經濟問題”中講得非常清楚。馬克思在初版序言中也是从这个意义說：“一个社会即令已經把它的运动的自然法則發現，它也还是不能跳过或以法令廢止自然的發展阶段。但它能够把生育时的痛苦縮短并且緩和。”（第4—5頁）

还应当指出，在政治經濟学研究上应用唯物主义的辯証法，乃